12—13 世纪粟特—回鹘商人 与草原游牧民的互动^{*}

白玉冬

12—13 世纪,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包括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铁木真,表明金朝的萌古纥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的,当时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回回商人阿三是假借商人名分,经汪古部推荐投奔铁木真的。镇海是通汉、蒙古、回鹘、波斯等多种语言文字的回鹘商人,他可能在华北地区行商时,通过蒙金之间的榷场交易结识了铁木真。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 U5328 回鹘语文书反映,12—13 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仍然在与草原游牧民进行着交易。

关键词:粟特—回鹘商人 汪古部 克烈部 回鹘语文书

作者白玉冬,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地址:兰州市,邮编 730020。

关于中古时期粟特商人在欧亚大陆东部华夏大地和大漠南北的活动情况,学术界早已关注多年,且成果丰硕,兹不一一赘述。此处,笔者就 12—13 世纪时期他们的后裔粟特—回鹘商人与漠南漠北草原游牧民之间的互动略作介绍。关于此问题,杨志玖曾补叙投奔蒙古部的大食出身的回回人札八儿火者的事迹,并就回回人的东来进行了概述。^①虽然史料未言札八儿火者之职业,但他孤身来到遥远的东方草原活动,恐怕丝路贸易行商之身份最适合于他。此外,土耳其学者涂逸珊(I. Togan)在《草原结构的融通性与局限性:克烈汗国与成吉思汗》中,充分注意到了丝路贸易与漠北草原游牧民之间的关系,惜有夸大穆斯林商人历史作用之嫌。^②笔者近来查读相关史料,发现在关于 12—13 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与草原游牧民之间的互动问题上尚可继续挖掘。故撰此稿,以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敬乞指正。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批准号:18ZDA17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胡语与境外汉语碑刻与唐代西北地区历史”(批准号:2019jbkytd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杨志玖:《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回族研究》1991 年第 3 期;杨志玖:《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上)》,《回族研究》1993 年第 1 期,收入氏著:《元代回族史稿》,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77—95 页。

^② I. Togan, *Flexi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Steppe Formations. The Kerait Khanate and Chinggis Kh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Vol. 15)*, Leiden, New York, Köln: Brill, 1998, pp. 21-22, 25-26, 33-37, 47-59.

一、粟特—回鹘商人的定义

中古早期,活跃在丝绸之路贸易网上的商人,在欧亚大陆东部主要以出身中亚粟特地区的粟特商人为主,兼包括一小部分印度商人和犹太商人等。伴随着伊斯兰势力的东扩,8—9世纪粟特地区逐步转变为大食穆斯林王朝的领地。此后,留守在粟特本土的粟特商人,逐渐融入日后的穆斯林商人之中。而逃离粟特本土的,大部分向东方的唐朝境内发展。他们在今新疆地区与稍后成立的高昌回鹘王国结合在一起,以回鹘商人的身份延续着粟特商人的贸易活动。笔者姑且称之为狭义的粟特—回鹘商人。^① 这些粟特—回鹘商人,部分信仰祆教(即拜火教),或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即景教),或摩尼教,极少部分信仰佛教。

谈起粟特—回鹘商人的日后发展,元代的回回商人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关于回回的指代范围,杨志玖认为主要用以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诸民族,有时又泛指西域人或色目人。^② 刘迎胜补述元明时期的回回大体可以说是西域的近义词。^③ 类似的观点还有《辞海》“回回”条等,^④以及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意见。^⑤ 总之,虽然回回在元代主要代指信奉伊斯兰教者,但就与元朝历史之间的关系而言,自蒙古部势力开始壮大的12世纪中期至忽必烈朝开始的13世纪中期为止,回回并不完全与穆斯林划上关系,他们之中还包括景教徒与佛教徒。与蒙古勃兴直接相关的回回商人,虽然包括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但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据杨志玖研究,13世纪前期,在金使乌古孙仲端的《北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赵珙的《蒙鞑备录》,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中,回纥、回鹘、回回三词可以通用,即指唐之回纥、回鹘即元代的畏兀儿人,也可以指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各族,甚至印度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⑥ 关于包括景教徒与佛教徒回鹘商人,以及一小部分穆斯林回鹘(回回)商人在内的粟特—回鹘商人,笔者称之为广义的粟特—回鹘商人。

① 相关研究众多,主要参见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のウイグル商人——ソグド商人とオルトク商人の間——》,《岩波講座世界歴史》第11卷《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420—431页;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吐鲁番学研究院编:《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9—142页;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D. Sinor and N. Cosmo eds., *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Section 8, Central Asia*, vo. 10, J. Ward tr.,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 pp. 306-331;杨蕤:《回鹘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196、262—271页;白玉冬:《丝路景教与汪古渊流——从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TextQ 谈起》,《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收入氏著:《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245页。

② 主要参见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收入氏著:《元代回族史稿》,第57—67页。

③ 刘迎胜:《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④ 《辞海》“回回”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另见马明忠:《元代“撒尔特兀勒”与“回回”关系考》,《回族研究》2000年第4期。

⑤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字新考——回回名称問題解決への一礎石》,《東方学会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东京:东方学会,1997年,第1231页。

⑥ 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

二、粟特—回鹘商人与汪古部

元人姚燧(1238—1313年)文集《牧庵集》卷13所收《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是关于克烈部历史的重要史料。^①由于清四库馆臣的妄改,碑铭的专有名词出现了较大变动,但整体文脉文义并未受到影响。笔者审读该碑铭,发现在讨论粟特—回鹘商人与汪古部之间的关系时,该碑铭极具参考价值。据了解,碑主人名叫答失蛮,克烈部出身,曾受封高昌王,碑文由其子阿刺不花所立。碑铭首先讲述立碑原委,之后介绍碑主先世云:

王曾祖考伊埒库们实,奇尔氏,初以百夫长事王汗。可汗之为大号,自唐以然,今惟曰汗,王今所加,故兼称之。曾祖妣夫人脱伦怯呢生图卜巴哈、齐哩克、萨理斡罕、合腊斡罕四人。太祖方以神武戡定朔漠,王汗与之有间,图卜巴哈率其属二百户来归,径雍古,为其王所止,居之蒙古鲁地。遣其子约苏穆尔伪为商,至帝所控其然。帝遣托抡萨理、必塔台二人,使永古特王阿勒呼木实克齐呼尔所,召其弟与二百户者偕来。帝问图卜巴哈在王汗所何官?曰:“为质也。”俾仍为质,宴享则赐班,坐大臣位。帝征西域,尽率其属以从。会旌战劳,赐回鹘户五百四十有八。^②

碑文接下来介绍碑主曾祖在太宗和宪宗朝从征金朝和西域,兹不赘引。《元史》卷134《也先不花传》言:“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祖曰昔刺斡忽勒,兄弟四人,长曰脱不花,次曰怯烈哥,季曰哈刺阿忽刺。方太祖微时,怯烈哥已深自结纳,后兄弟四人皆率部属来归。太祖以旧好,遇之特异他族,命为必闾赤长,朝会燕飧,使居上列。”^③据此可知,碑文中伊埒库们实的四个儿子图卜巴哈、齐哩克、萨理斡罕和合腊斡罕就是《元史·也先不花传》中的脱不花、怯烈哥、昔刺斡忽勒和哈刺阿忽刺。依《元史·也先不花传》,碑主答失蛮即萨理斡罕之孙。据上引《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当铁木真与王汗决裂时,率属民二百户投奔铁木真的图卜巴哈未直接投奔蒙古部,而是先到汪古部落脚。虽然《元史·也先不花传》不言此事,但不能否定当时汪古部与克烈部之间、汪古部与蒙古部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图卜巴哈遣其子约苏穆尔伪装成商人抵达铁木真处,表明丝路商人当时活跃在漠南和漠北之间,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当时业已有直接贸易往来。文中被铁木真招抚的“其弟”应包括碑主答失蛮之祖萨理斡罕(昔刺斡忽勒)。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汪古部长阿勒呼木实克齐呼尔(即前文介绍的阿刺忽失的吉别忽里)让图卜巴哈一行居住的“蒙古鲁”之地,即是被清四库馆臣改动的蒙古之地。换言之,汪古部辖地有蒙古人存在。此蒙古鲁之地,当然不是指当时铁木真所在的三河之源一带的蒙古部本土。

辽末,天祚帝曾依靠阴山达靛毛割石(又作谋葛失)兵抵抗金军,耶律大石西行时,曾在阴山北得到白达达,即汪古部首领床古儿接济。辽帝被擒后,毛割石附金。王国维以为上述毛割

^① 关于姚燧文集版本介绍,见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大学学报丛刊》,1983年。该碑铭底本有《四部丛刊初编》1429册《牧庵集三》和广雅书局光绪年间重刊《牧庵集三》所收《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钦定四库全书》《牧庵集》卷13所收《高昌忠惠王神道碑》,另有《丛书集成初编》所收标点本《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和《全元文》四库本辑录文等。受条件所限,笔者未能对前述周清澍先生介绍的姚燧文集所有版本进行探查。另,陕西师范大学石坚军教授发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2卷《集部·元别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所收《姚文公牧庵集》,其中未收入《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谨表感谢。

^② 参考《四库全书》本,第9页;广雅书局本,第8页;《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9页;以及翁根其其格:《蒙元时期克烈部也先不花家族史事研究》,内蒙古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45页。

^③ 《元史》卷134《也先不花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266页。

顺征服世界的皇帝,并被收纳为他的扈从。传达给使命后,因为他跟居民熟识,且系同族,他打算给他们发出警告,诏谕他们投降,以此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进入速格纳黑,他传达了他的使命”。^①不幸的是,虽为同族,哈散哈只仍然遇害。巴托尔德(W. Barthold)早已指出,此哈散哈只大概就是《蒙古秘史》记录的回回商人阿三。^②从上引史料不难看出,哈散哈只出生在花刺子模,是粟特本土的商人。^③他与花刺子模人同族,说明他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应该就是前面介绍的《世界征服者史》记录的参战人员中突厥人之原形。他从遥远的中亚到中国行商,最初的落脚点是汪古部,可见与汪古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阿三投奔铁木真的原委,据史料记录是行商时偶遇,赵筱以为不否定阿三假借商人名义投奔铁木真的可能。^④《元史》卷122《雪不台传》介绍当铁木真在班朱泥河建“兴都”时,雪不台(即速不台)父亲“哈班驱群羊入贡”。^⑤此外,当汪古部首领把希望与其结盟共同对抗蒙古部的乃蛮使者送至蒙古部时,铁木真的酬礼除马五百匹外,还有羊一千。^⑥此羊一千,恰好与阿三呈给铁木真的见面礼数目相同。此处,笔者不否定当时游牧部族之间大型礼物的赠与以羊一千为准的可能。鉴于上述几点,以及也先不花家族先人是经由汪古部首领推荐给铁木真的,窃以为阿三虽然是赶着羊群在额尔古纳河流域行商,但他真实目的在于经由汪古部推荐而结识铁木真。

三、粟特—回鹘商人与克烈部

关于12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与克烈部之间的关系,元代名臣镇海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些许启发。元末许有壬撰《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言“丞相名镇海,即称海,系出怯烈台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曰:‘实怯烈族,时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别之。’”^⑦《元史·镇海传》云:“镇海,怯烈台氏。初以军伍长从太祖同饮班朱尼河水。与诸王百官大会兀难河,上太祖尊号曰成吉思皇帝。”^⑧上文怯烈台即克烈。不过,宋使彭大雅在其著《黑鞑事略》中言:“其相,四人:曰按只觥,黑鞑人,有谋而能断。曰移刺楚材,字晋卿,契丹人,或称中书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称将军。共理汉事;曰镇海,回回人。专理回回国事。”^⑨此处镇海被记作回回人,专理回回国事。而波斯伊利汗国拉施特(Rašid al-Dīn)编撰的《史集》(*Jāmi' al-Tavārikh*)言“合罕(窝阔台汗)有一畏吾儿大臣镇海”。^⑩即,关于镇海的族属,史料记载出现混乱,由此引发的是学术界关于镇海出身的不同意见。其中,王国维认为镇海当精通汉文,又会回回字

① '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 *Genghis Kha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p. 87-88;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世界征服者史(上)》,第101—102页。

② [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页。

③ 关于元代的花拉子模之名来自唐代粟特本土的火寻,参见王丁:《胡名释例》,高田時雄主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3号,2019年。

④ 赵筱:《12世纪中后期蒙古部历史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0页。

⑤ 《元史》卷122《雪不台传》,第3008页。建“兴都”应指铁木真在班朱泥河的第一次称汗。同一史料另见于《元史》卷121《速不台传》(第2975页),内容大同小异。

⑥ 《元史》卷118《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第2924页。

⑦ 陈高华:《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元代维吾尔、哈刺鲁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⑧ 《元史》卷120《镇海传》,第2963—2964页。

⑨ (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王国维校:《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年,收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366页。

⑩ [伊朗]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9页。

(回鹘字),故虽然《元史·镇海传》记其出自克烈部,但据《黑鞑事略》所载,说其出自回回(回鹘)亦有可能。^①武尚清与丁国范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田”姓非镇海本性,镇海当属回鹘人,^②而后者认为镇海五世孙赫斯在建造《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时,因当时的“四等人制”而假借克烈部从而提高身份地位使然,并考证镇海本田姓,为畏兀儿族。^③森安孝夫主张镇海是原属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商人。^④

受教皇因诺曾爵四世(Innocent IV)派遣,圣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曾于1245—1247年访问蒙古,并带回贵由汗给教皇的答书。在其留下的行程录中,详细记录了当时蒙古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俗习惯等。据其介绍,镇海(Chingay)当时的官职为丞相,^⑤贵由汗给教皇答书的原本为蒙古语回鹘式蒙古文,是由大臣镇海、哈答(Kadac)和八刺(Bala)三人逐字对译给柏朗嘉宾,又命柏朗嘉宾将其拉丁语译本返译解说;最后以西方或有人能解萨拉森语(Saracenic,波斯文),乃将答书重写为萨拉森语,加盖印玺后由柏朗嘉宾带回。^⑥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贵由汗纪》则介绍说Chinqai(镇海)是给予贵由汗基督教影响的基督教徒。^⑦从中不难看出,镇海是个基督教徒,兼通回鹘式蒙古文、回鹘文、萨拉森语波斯文。综上,笔者以为即便曾是田姓且兼通汉文汉语,但镇海并不具备汉人出身背景,也不是单纯的畏兀儿人,而是具有中亚景教背景的回鹘商人,即笔者所言粟特一回鹘商人。

关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粟特一回鹘商人在内地的活动,《蒙鞑备忘录》还介绍说:“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⑧两河即河南河北。据此推测得出,回鹘商人是在中原与漠北之间进行远距离贸易活动。在介绍完蒙古的文字后,赵珙云:“且回鹘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具言民物繁庶,与虬同说鞑人治兵入寇,忒没真忿其欺凌,以此犯边,边州悉败死,长驱犯燕。”^⑨此处所言田姓回鹘巨商即指带有汉姓的镇海(田镇海)。笔者关注的是他“与虬同说鞑人治兵入寇”。虬即指金朝辖下的虬军,包括唐古虬、霞马虬、木典虬、萌骨虬、咩虬、胡都虬等。鉴于正是在汪古部的配合之下蒙古军才南下攻金,此处的虬当指汪古部。如第二节所述,汪古部的“蒙古鲁”即金朝境内的萌骨虬(蒙古虬),则此处的虬内亦可以包括萌骨虬。总之,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作为商人的镇海,在投奔铁木真之前就已经通过汪古部和蒙古部建立了联系。此处不否定镇海曾经参与蒙古部和金朝之间的榷场贸易,进而才结识铁木真的可能。

至于镇海为何被记录为克烈人,丁国范的看法固然可备一说。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还有可能是因为镇海作为基督教徒,与信奉景教的克烈部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且曾在漠北或克烈部内

① (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王国维校:《黑鞑事略笺证》,第366—367页。

② 武尚清:《〈黑鞑事略〉及其疏证笺证》,《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③ 丁国范:《镇海族源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辑,1986年。

④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のウイグル商人——ソグド商人とオルトク商人の間——》,第428-429页。

⑤ C. Dawson,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London,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5, p. 63; [英]道森著,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⑥ C. Dawson,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pp. 66-67; [英]道森著、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第65—66页。

⑦ '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 *Genghis Kha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259;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世界征服者史(上)》,第301页; [伊朗]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第220页。

⑧ 王国维校:《蒙鞑备忘录笺证》,第339页。

⑨ 王国维校:《蒙鞑备忘录笺证》,第352页。

行商使然。从《元史·镇海传》等史料得知,镇海不仅在阿尔泰山东南屯垦,还在弘州设局管领中亚出身的织金绮纹工生产著名的纳失失锦。概言之,镇海原本就是与西域有密切联系的粟特系回鹘商人。就上述镇海的委任来说,他的西域中亚基督教背景是重要因素。

四、U5328 回鹘语文书译注

从以上三节不难看出,12—13 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与漠南漠北草原游牧民之间保持有联系。兹引 U5328 (T. II. B. 21)回鹘文账本文书,以作补充。

U5328 文书,是 20 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出自高昌故城,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原编号为 T. II. B. 21。文书以草书体回鹘文写成,共 12 行,彩色图版已在“吐鲁番研究”网站中公开。^① 除第 5 行开头处少有破损外,文书基本保持完整。包括摹写和德译文在内,早年拉德洛夫(W. Radloff)的研究成果以 USp79 编号收入其遗著《回鹘文献汇编》内。^② 兹据德国“吐鲁番研究”网站公开的图版,给出换写、转写、译文和简单词注,再做讨论。^③

1. YYRLK T(W)YŠ'K YNA PYR X(YZZ)L (X'R)L(YX) (TWYŠ'K)

yirl(i)g t(ō)šāk. yna bir q(izi)l x(ar)l(iy) (tōšā)k

底子有褥子。还一红花纹有褥子

2. PYR 'L YYRLYK 'WŠ'X X'RLYX TWYŠ'K

bir al yirlig ušaq xarlīy tōšāk

一红底子小花纹有褥子

3. 'WXWL X' PYRKWČY NYNK 'YŠY PYRMYS

oγul qa birgüci ning iši birmiš

人名与格给将来时所属格工作给形动词

4. TWYŠ'K YN' PYR 'L YYRLYX 'S'N KY(D)Z 'L TWYŠ('K)

tōšāk. yna bir al yirlig äsän kidiz al tōš(āk)

褥子。还一红底子吉祥毡子红褥子

5. //////////////X(R)LYX TWYŠ'K • 'YKY SYXWN LWX

////////// xa(r)li(γ) tōš(āk) • iki siγun luy

……花纹有褥子。二雄鹿有

6. TWYŠ'K • PYR 'L YYRLK PYR 'WYRWNK YYRLK

tōšāk • bir al yirl(i)g bir ürtüng yirl(i)g

褥子。一红底子有一白底子有

7. 'R' TWYŠ'K YN' PYR 'L YYRLYK T'RT'

ala tōšāk yna bir al yirlig tarda

斑驳色褥子还一红底子有答儿答高级金缎子

8. TWYŠ'K PYRL' PYŠ T'RT' TWYŠ'K 'YKY

tōšāk birlä biš tarda tōšāk iki

① 网址为 <http://turfan.bbaw.de/dta/u/images/u5328.jpg>, 浏览日期:2020 年 4 月 28 日。

②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ed. by S. E. Malov, Leningrad, 1928, reprint, Osnabrück: Biblio Verlag, 1972, pp. 135-136.

③ 引文中,()内文字为推测复原文字,//表示残损文字,·表示文书自带停顿符号,···表示未能译出,下方带点文字表示改读后的文字。

褥子 一同 五 荅儿荅高级金缎子 褥子 二

9. PWS'X TWYŠ'K 'YKY KYČYKY' 'WYRWNK YYRLK

bozaq tōšāk iki kiči(k)kyä ürüng yirl(i)g

灰色 褥子 二 小 小品词 白 底子有

10. T'RT' TWYŠ'K PYR T'D'R NYNK 'WYWX

tarda tōšāk bir tatar nīng uyuq

荅儿荅高级金缎子 褥子 一 达靶所属格 地标 模样

11. LWX KYDYZ 'WYČ XYTYX LYX PYR XYTYX

luγ kidiz üç qitiγ liγ bir qitiγ

有 毡子 三 饰边有 一 饰边

12. SYZ TWYRT 'WYRTKWK KYDYZ

siz tört örtgük kidiz.

无 四 床罩 毡子

译文:

¹有底子的褥子。另一个有红花纹的褥子。²一个有红底底的小花纹的褥子。³⁻⁴要给 Oγul 的活计用的褥子。另一个有红底底的吉祥毛毡子的红褥子⁵⁻⁶……有花纹的褥子。有两匹雄鹿的褥子。⁶⁻⁷有一部分红底子、一部分白底底的斑驳色褥子。另一个有红底底的荅儿荅高级金缎子。⁸⁻⁹和褥子在一起的五个荅儿荅高级金缎子的褥子。两个灰色褥子。⁹⁻¹⁰两个小巧可爱的白底底的荅儿荅高级金缎子。¹⁰⁻¹¹一个达靶的有地标模样的毛毡子。¹¹⁻¹²三边有饰边、一边无饰边的四个毛毡子罩。

词注:

3 行 oγul(人名, Oγul): 拉德洛夫读作 uluγ, 兹不从。

4 行 äsän kidiz al(吉祥 毡子 红): 拉德洛夫未进行摹写, 疑为笔误。

7 行 ara > ala(斑驳色): 斑驳色, 古代突厥语通常作 ala。回鹘文中, -r-和-l-的区别在于后者右侧(后部)带有伸向右上方的勾线。疑此处有笔误。

7 行 tarda(荅儿荅高级金缎子): 同样物品还出现于第 8 行和第 10 行。拉德洛夫摹写和译文均作 Tarta, 后加(?), 以示存疑。tarda 另出现于《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所收 WP03 文书, 即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所获 Ot. Ry. 1414b 文书中。该文书以“猪年四月”开头, 之后有“我 Qaračuq 患重病时, 给我的儿子记录下遗产”, 接下来列举家什器物, 其中出现“七个白 tarda 褥子, 五个灰白色 tarda 褥子”字样。^① 小田寿典、茨默(P. 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四人在编《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时, 对该字的读法尚持怀疑态度, 词注中标出也可读作 tanda。^② 次年, 森安孝夫发表《回鹘文书札记(四)》, 肯定该字应读作 tarta / tarda, 并引用长注详细进行了讨论。^③ 森安从《蒙古秘史》中发现高昌回鹘王国亦都护进献给成吉思汗的贡物中包括荅舌儿荅思(dardas), 作为巴格达的特产记录有荅舌儿荅思(dardas)。^④ 《蒙古秘史》中, 上述两处荅舌儿荅思分别旁译作“浑金段子”和“绣金”, 其中“思”(-s)是蒙古语复数词缀。据森安分析, tarta/tarda 恐怕是使用金线织成的带有豪华花纹的高级丝绸, 惜详情难以判断。姑按

① 山田信夫著、小田壽典等编:《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第2卷, 大阪大学出版会 1993 年版, 第 137—138 页。
② 山田信夫著、小田壽典等编:《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第2卷, 第 137 页。
③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書割記(その四)》,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 9 辑, 1994 年, 第 84—91 页。
④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書割記(その四)》, 第 85 页。相关史料参见(元)佚名著、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卷 10 第 238 节、卷 12 第 274 节, 第 312—313 页、第 385—386 页。

《蒙古秘史》解释作荅儿荅高级金缎子。

9 行 bozaq(灰色):拉德洛夫摹写作 PWS'X,译文作 Boška,后加(?),以示存疑。该单词文字写作 PWS'X,即词中的 Z 写作 S。回鹘文中此类唇齿音 Z 和 S 之间的文字互换现象,虽然在蒙元时期之前已有出现,但最多见于蒙元时期。

10 行 tatar(达鞑):文字写作 T'D'R,即词中的 T 写作 D。回鹘文中此类舌音 D 和 T 之间的文字互换现象,虽然在蒙元时期之前已有出现,但最多见于蒙元时期。

从上引文可知,U5328 回鹘文书是回鹘商人在吐鲁番当地遗留的账本文书,其记录的商品中包括产自达鞑的有地标模样的毛毡子。即,该回鹘商人曾经直接或间接与达鞑人发生过交易。遗憾的是,由于文书中缺乏相关表述,我们很难给出该文书的具体成书年代。不过,文书中出现的唇齿音 Z 和 S 之间、舌音 D 和 T 之间的文字互换现象,虽然在蒙元时期之前已有出现,但最多见于蒙元时期。而且,回鹘文文书中,草书体亦属于晚期(约 12 至 14 世纪)。综上二点,推定 U5328 回鹘文书年代属于 12 至 14 世纪,较为稳妥。

诚如拉德洛夫所言,文书中的 Tatar 还见于突厥鲁尼文碑文。Tatar 是突厥语族民族对其东邻蒙古语族部落的泛称,源自具有悠久历史的蒙元时期塔塔尔(Tatar)部落之名称,是汉籍中“达鞑”之原音。在与该文书年代接近的 12 至 14 世纪,蒙古高原的核心势力早期是九姓达鞑,晚期是蒙元王朝。此处的 tatar,视作漠北的九姓达鞑部落或蒙古(Mongyol)的别称最为适宜。总之,虽然无法确定达鞑人中生产毡子的具体部族名或地名,但不难看出 12 至 14 世纪回鹘商人仍然与达鞑人保持着商业往来。这可以为笔者在前三节得出的意见添一实例。

五、结 论

12—13 世纪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包括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铁木真时,先寓居汪古部“蒙古鲁”处,表明金朝的萌古儿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的。脱不花派遣其子伪装成商人自汪古部寻访铁木真,说明当时有丝路商人活跃于漠南和漠北之间。当铁木真受困于班朱泥河时,他所偶遇的回回商人阿三并非纯粹的商人,而是假借商人名分,经汪古部推荐投奔铁木真的。曾任蒙元丞相的镇海,其出身是通汉、蒙古、回鹘、波斯等多种语言文字的景教徒回鹘商人。镇海可能在华北地区行商时,通过蒙金之间的榷场交易结识了铁木真。同时,他也可能曾在漠北克烈部内行商,故而又被认为是克烈人。12 至 14 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仍然在与漠南漠北草原游牧民进行着交易。

笔者此前曾考证,景教徒粟特—回鹘商人在 11 世纪已经与漠北的达鞑部落保持有商业贸易关系,在漠北克烈部改宗景教问题上,相比纯粹的传教士,高昌回鹘王国出身的粟特系回鹘商人所起的作用更大。^① 辽末金初,笃信景教的阴山南北的汪古部五大家族,或多或少均与包括高昌回鹘在内的西域中亚的景教徒有关。^② 拙文就是对上述看法的补充和完善。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史学雑誌》第 120 编第 10 号,2011 年;白玉冬:《九姓达鞑游牧王国史研究(8—11 世纪)》,第 145—149、153—159 页。

② 白玉冬:《丝路景教与汪古渊流——从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TextQ 谈起》,《中山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